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圖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後漢書

冊三之四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傳

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漢記曰暉外祖父也

其先宋威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

家世不

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

入宛城

東觀漢記曰暉外祖父也

道遇賊賊自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

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

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

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

乃召暉拜為郎暉尋自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自禮諸

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身新陽天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

見復遣家丞致禮

續漢志曰暉侯

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

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

入暉婢暉不從

東觀漢記曰暉為昏郵况當歸女欲買婢暉不

敢與後況卒耶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家人或譏為暉曰前阮府君有

求於我所不敢聞命誠恐言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

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也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

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

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頡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

即往給之曰我鼓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曰授暉暉顧

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曰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曰

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藺相如也與猶如也

人也趙惠文王時相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

嚴宿衛故曰暉為衛士令再臨准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

厲行士其諸報怨曰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

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史畏其

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史暉

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幼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

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聊

盡散其家資曰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

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曰友道乃把暉臂曰欲曰

妻子託朱生暉曰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

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

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

曰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

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

陽太守

陽太守

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泰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

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食味

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卷計民下地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

患之甚上長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是時殺貴縣官經用不足在難處身之患也故曰上臣蹇蹇此躬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殺所召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君之官為世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臣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

急者感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急者感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又官因交吐益

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

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法謂州郡所

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山相賦并保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上臣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

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食祿之

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

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曰林等言為

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利何故自繫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曰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

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臣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

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

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著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

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臣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

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日暉年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頡歎曰時

行希不以後妻收家者遂不復娶也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

就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衣冠顛隊阮岸其父常曰

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樂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

更精為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矣惡不交非類年二十三郡

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宋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

若曰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

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曰冀執地親重望有旨扶持

王室因推災異奏記曰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

於乾位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亥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

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亥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

將陰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

和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挫折惡類則福從之

矣穆每事不違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

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交也小人之道初且取交也禮記

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曰

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

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尼宜急誅姦臣為

天下所怨壽者曰寒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曰式序儒術高行之

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

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

遂曰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暠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

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

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相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仰視

引學幼奉虎資抵罪公卿皆愆  
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

曰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

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記

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鄰之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曰天下為一在

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

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乎猶也丁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

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是曰仁義起

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曰仁義為薄淳樸曰禮法

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去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禮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

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

厚則載物不博博亦從左傳曰如天之無不博如地之無不載陰陽六書同人不敦厯則道數不遠敦厯厚大也左

傳曰人生敦厯數猶理也言人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

不敦厚不能入道之謂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

樽原壤發木而歌曰御首之既然洗女手之衣然從者曰子楚嚴不恐章於絕纓說苑

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恐章於絕纓曰是

且王期舉臣酒曰暮端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接絕其冠纓告于趣火水上視絕纓者王

曰賜入酒使醉次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爵料

臣百餘人皆絕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夫彼取此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韻飲注曰

聲色為華去彼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違者馬援深昭

此道可目為德誠其兒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開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

履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宜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按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

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

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為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

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曰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人

諷而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中法失官安國以程方進淳于曰貴執引方進之言成帝時

夫曰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韓安

者乎此禽息史魚所曰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

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

俗而追之是曰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

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

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中其韓稜傳

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

德刊削也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

朽彼謂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哉又著

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

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數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

追之昔公以從之其愈者則縞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能過羈舉以贖其私事皆義退公輕私重

居勞於聽上或於道而求其私曠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欽夫而莫敢之塞游殖

驟稱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現此行于道

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非有變也則亦無以取

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

乎親解纜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

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

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真飛不正向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與腸  
滿嗔嗜欲無極長嗚呼感謂鳳無德風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言論也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曰故吏懼其彘積招禍復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臣防遺

失黃帝作中胤之法孔甲有靈孟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放後  
必寒鏡路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  
也

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開耳目以察地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

地有市伯之意中國之伯州位為羣公之首位絕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

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焉

出民抄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

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筆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

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曰  
伍彼曰陳勝吳

而面諭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  
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

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敵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

患賈者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服華王稱黑帝竝  
九江郡尉滕廣等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

內外同力僅乃訂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

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其之豈可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乾  
也

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

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言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

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



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曰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

諫冀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

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

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竝曰

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惡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曰威略權宜誅賊長帥舉劾

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華安平安平郡並州所部僧為與璠

王匡偶人王匡長尺廣一十寸衣死者自腹以下至足連以公鑿天子之制也左穆聞之

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

大怒徵穆詣廷尉尉謝小官曰穆臨當就道貴州從事欲為書條置廳中上穆留輪作

左校左校署各屬將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

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曰常侍貴龍父子

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埋天網補綴漏目羅

取殘禍已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其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

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曰穆同勤禹稷而被其繇之戾若死

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高書曰放驩光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

驩頭之國帝堯娶焉郭璞注云驩頭驩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去者也竊持國柄周禮

以八柄詔王取禁臣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連

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蹠呼噏吐納也也伊顏回夏桀盜也而穆獨亢然不顧

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憐憐憐也懼天網

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鯨首繫鯨首繫謂繫首也趾趾其足也以鐵音足曰缺也

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

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且夕共事志欲除之

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己後乃悉用宦者自

延平呂來浸益貴盛假貂當之飾處常伯之任當以全焉之當冠前附以全貂也漢官儀曰中常侍

赤言也漢典或用士人跟端左紹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端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

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汎濫驕溢其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

呂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呂為

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

呂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

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

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

用姓族引用上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呂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呂闒人為

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呂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曰

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

幾憤懣發疽疽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

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

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不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

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曰為之穆前在冀州所辟田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

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野也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

義論曰貞宣先生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開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

行謚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議穆而美聞而非之故張番論曰

夫論者下之所贈非下之所是故顏回至德不聞有謚宋蔡各以哀世賦否不立故私謚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

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

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誥晉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善信以固

陳大周德始衰頹聲既衰代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

以變是武關其始終或離其比周或以縉紳忠其然而論者諱諱如也疾漢薄而攜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

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戾之容貧賤則無憂傷之資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大富貴富貴不驗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惡則忘平生之言也則忠告善諫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為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成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皆其稱矣夫遠怨稱譽之機誠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張曰各有聞乎夫子曰然則以交而也南也竟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編故訓之以谷眾各從其行而堵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支可無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正言與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思其流而寡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木無乃太甚哉其止而難其極與其彼農皆黍而而獲焉夫亦神農之嘉穀與獲焉為衆盛也故也而可廢則乘其意矣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一而修時也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與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同心

斷金詩載燕朋之誥詩小雅伐木序云燕友朋故舊也其言曰若夫文會輔仁直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誼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紵衣傾蓋彈冠

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綵帶贈子產子產解衣為衣曰孔子與

所固交者之方焉方導至乃田實衛霍之

游客晉書曰王夷甫與裴頠等共遊會同游山

康頴翟公之門賓

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貴者入門下多去車去病得官得也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召為相客又至廉頗曰客

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而專諸刺

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豫子為大梁吏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而豫子

節非夫交照之亦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呂友分少全因絕同

志之求黨俠生敬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而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

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

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

不拘操行雖真然相親友也

通達以兼檢自守而豐放縱

不拘操行雖真然相親友也

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閑廬精誦不交人物後

承召事被考諸弟子皆曰通關被繫為交通關涉也恢獨噉然不污於法也音

公為反或從曰作校音并同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

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柳刀快著已音史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昌抵罪歸復為功曹

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

是鄉里歸之辟司空平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

呂與倫同郡不肯留薦頴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

不應平融書曰安懼為宛令以病其官帝行過頴川安上書言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

連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上也年十二入太學號奇童濟陽令周緝曰此恢家安謝不見京

師直賦慕其行咸遺之書安不發悉離精之及後捕按京師客友聞聲出書印封如故後徵

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辭其忠

東觀記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比地不可取發得具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

於夷狄時而巳孔子曰夷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德尚公之德而無故

與于夷動兵幸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感之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

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

避貴戚惡之決疑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一年中置憲弟夏陽侯瓌欲往

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

有容身避害何必已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

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官言執盛為

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

年少春秋尚多故稱高諸舅不宜幹正王室已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眾物

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四舅謂巨義

自割下弟篤操也自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然懸

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冲帝不親

萬機恢言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言

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士不仕矣世卿持權春秋已戒左傳曰齊

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

不能自負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

綬乃辭歸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欲棄死弟子綬經輓

者世一人魏人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

書陳忠節除予已為郎中補決錄曰自其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平汝陰六世祖比于學尚書

於晁錯何氏家傳六世祖比于字少卿明有德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史決曹掾平活

在家口中要書客車騎滿門何氏家傳六世祖比于字少卿明有德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史決曹掾平活

如圖長九寸九白九寸長比于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界比

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于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

濟活者比于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

乘都尉比于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比趣舍不合時務每請

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比殊禮敞論議高常

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

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比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

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鶴來巢昭

公有乾侯之厄春秋有鸚鵡來巢左傳孫大夫師比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來

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

預注乾侯在魏郡春秋有鸚鵡來巢左傳孫大夫師比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來

亦不告夫子將及之微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夜夢生奠於兩楹之間

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

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仲使國人祭之展禽禮也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  
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暖文仲問之曰吾過矣

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容懼音紀居無何而肅宗崩時寶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九啟奏記由口啟聞事

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

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君聖主賢臣不能相違故也今

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純音九君臣相合天下翕

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

事出入再替宜當克已君醜四海之心禮一殺不升則損服徹膳

禮記曰或曰什殺子不君  
禮不祭肺指服也指謂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

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  
考為言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

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

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已上公卿王侯已下至於空竭帑

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

受賞亦應有度勳人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米二百斛持是幾十萬  
州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一萬十有六百石各七千虎

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  
為祀門戶而見漢官儀也是已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  
取幣中人錫則公今明公位

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

而已哉宜先正已已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秦王侯就國除

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

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  
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

鬬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子母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亦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  
後復人謂子文口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之職者而我取富焉是勳人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食必而美拔園葵而集之見布  
衣逃死非是富也

售其貨乎  
此音庇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四憂上書未報時章  
帝崩

也殤王名石齊  
武王額之孫也待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言太  
后故刺殺之而

主名不立敵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

須報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

顯主名不立故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職曹如監獄也故欲親至發所

呂糾其變而二府呂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公府之職也

見馬防傳也青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

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十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天下千里陰陽四時不育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目為咎惟明

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敵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

聞敵行皆遣主者隨之上言謂上知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呂高第拜侍御史時遂已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

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敵上疏諫曰臣

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嫚音慢匈奴以精兵三十萬圍

以東南十餘里高后時許道遺書上陛下獨立細情獨此二言呼者臣子所為論

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

操文母文王之妻大妣也詩曰儻有烈考亦有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

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也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

而猥復為備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

人鄭玄注論語詩竹器容十一升誠竊懷怪呂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

軍在道朝廷焦屏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走大第崇飾玩好非

所已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宮之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之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

已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之得已也臣伏見往

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峻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

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段莊公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成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

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莊公不從及卒適子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教終至凶反由是

莊公不從及卒適子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曰死也史記蘇秦曰仇人之所

其愈充腹而餓死同志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其奏欲令典幹國事

比類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功言至天下聞之莫不

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後僭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

者以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

極言者曰為憲等若有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衣申伯之命中伯則宜

有公也如憲等脂於臯宰則自取陳平

周勃贈呂后之權勃謂呂后曰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之終不曰憲等吉

凶為憂也臣故區區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寒其消消周舍人銘

事或為江河無礙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

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

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力言嚴怒也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與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

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僞而棄酒主父怒首之故妾僞而覆酒上存

主父下存主母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

然終不免於苦復曰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

比于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顯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

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

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

諫言諸賣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先武憲乃白

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曰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

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曰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曰

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分遣儒術大吏

按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曰春秋義斷之是曰郡中



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

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以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謙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

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銅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焉

銅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

奏敞子與夏陽侯壤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

郎將常忿疾中常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召祠廟歲肅微疾

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家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

罪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

之變呂孫呂產也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任樂

何之徒抗議柱下柱下者殿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按禮圖注云故能

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偏勦絕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

曰免而特曰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面繁厚浮

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而朋也友而不心而友也浮偽者勸之以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面甘心彊

諛諛後諂也實憑兄弟奢僭一偏敞諛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諛入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

邯中興初召功封鄆侯

鄆音莫庚反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

卒讓國與異母弟荆鳳

鳳或曰顯宗

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

府

東觀記曰彪與同鄉宗武伯在敬伯陳緩伯弟山同志好齊名各有揚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

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召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

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

四年已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召二千石

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

胙祭廟肉也禮凡祭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領祭而賜胙重之

河南尹遣丞存問常召八月且奉羊酒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和帝即位召彪

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

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  
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已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已  
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  
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

皇祖考鉅鹿都尉回

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况為郡吏謁見光武

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已為元氏令遷

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戰歿

關野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

城東觀之曰况也况亦眉攻關城况戰死上甚哀

父歆初自報仇逃行

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旅繼于亂

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

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旅繼于亂

父卒及吏人傳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曰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

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曰江有子胥之神

難於濟涉

東觀記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

禹將度吏固請不

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

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

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

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

東觀記曰破水廣二十

項傍多良田而墾廢矣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

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

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

東觀記曰禹巡

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謫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

徐縣名也東觀

行守舍止大樹下食蒲葍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

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善酷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聞自長史呂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

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為太尉

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人官制文送食湯園會其物除子男為部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呂為不

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

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

鄧太后呂彊帝初育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

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

言方諫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注諫謂內廬也

音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呂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

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

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呂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

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呂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

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

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

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

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漢書曰禹與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呂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

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

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呂助郡

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呂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

祭除小子驩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鉅城今亳州臨淮縣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呂易教授

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宜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

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

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

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

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

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已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已悟

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

夏居西河教弟子十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

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

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

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孔聖既遠

者所已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諸經為業說不修家法

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各用名家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簡述而不作但述先聖少

文古者史官於書有自不刊則以待作者孔子曰吾少時則及見古史官之因及今則無之矣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史有所不知而不肯

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已遵師為非違意說為得理輕侮道

術淺已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中三代常道太史公曰身之

人以野故殺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敝小人以專精務本儒

學所先臣已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已試

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謂

自相攻伐也皆正已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

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重公學者務本有所一

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平

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

即位已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已災異寇賊策免就

國凡三公已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涇沒死者以千數

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並賊

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並賊

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並賊

傷稼備防比上書  
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  
數歲不得已乃出就

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鄭今濠州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

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

宥之謂寬也音自後因呂為比是時遂定其議呂為輕侮法敏駁議

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

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

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山從也言

但使人便之者知其本末愚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

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呂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

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宜導在醜不爭之義

也也說又輕侮之比寢呂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傾望爾復曾

已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

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

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

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臯原其

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呂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

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

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秋一物

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

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

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

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呂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

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告未及百司未對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漢書載其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

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

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襄陽者為記廣字長人隨輩入郡為散吏太

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識終應舉雄救真助

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曰白雄遂

舉孝廉既到京師試呂章奏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

郎方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

議欲探籌曰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曰

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類所記祖宗典故

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疑形

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嶽倪天必有異表倪首若見及說文曰倪首

之妹文下閨人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呂年年均呂

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易曰漢汗其大號王居無咎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臣職在拾遺憂深責

重是呂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呂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呂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

章奏廣復與敞處上書駁之曰臣聞君臣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日

臣曰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姜子曰君所謂臣而何否為臣獻其否以書載稽

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詩美先人詢於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

芻蕘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

芻蕘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

承者也。自有安事。當與新本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詁之於故老。必相於典刑訪於

後行之。是曰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

限年四十。百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雖字曰疑表也。漢雜事曰凡

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當頭稱。檄者自上以開謝。恩陳華語。闕通者也。奏者亦當頭其京

師官。但言。猶首言下。猶首以聞。其中有所謂者。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掌察核。送請者。掌也。表者

不需頭上言。怪果言下言。誠得誠懇。願自願。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

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

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

不慎與。詩大雅也。謀信也。斯。謂天之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

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鄭何之政。非必章奏。說地曰。子產。鄭何。內無國中。之亂外無

晏子。化東阿。三年。晏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前。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甘奇

顯用年垂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

大化禮記曰終賈揚聲亦在莠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纆必繫南

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已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百一

臣之言。刻戾舊章。刻。削也。戾。乖也。使利未明。眾心不厭。厭。厭也。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

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百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

勝否。詳採厥衷。敢言冒于天禁。警。無目者也。不。天。人。君。廟。也。而言。如。無。目。之

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

已旌賢。能。建。立。事。則。與。之。賞。明試百功。典讓所美。明。白。考。試。之。有

官。辭。典。也。詳。試。皆。有。此。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

言。故。云。與。德。所。美。也。五。禮。有。禮。哉。天。命。有。德。是。百。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

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

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也。和。柔。忠



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密勿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已為廣在尚書劬

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

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已參選紀綱頽俗使

東修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已舉吏不實

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實帝崩代李固

為太尉錄尚書事已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已病遜位又

拜司空告老致仕尋已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已日食免復為太

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

不衛宮背滅死一等在爵上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

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已病自乞

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方克壯盛弘之荆州

懷春多利波近水每有奇谷中皆飲此水至壽百二十七 八十者謂以為 繼母在堂朝夕

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

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謬直

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

胡公謂常也中可常行之德也凡及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實帝崩而為太尉

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

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

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太鴻臚拜太尉自在

相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糲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禮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

師自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貧貧缺鹿鹿蔭草廬 蕃等母朝會輒稱疾避廣時

六帝謂安順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

六帝謂安順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

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

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謚文恭侯

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練

經賓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

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謂雄曰漢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

州經九道人有濼廟賦行茂尊各有餘處德用不廢在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餘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

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

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序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

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承

書載其頌曰巖巖山獄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充

道之淵相德之數服朕元首代作心齊天之杰人有田

其位林林三事七佩其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象臚龍

其文有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巨圖存者仕子之

恒情嘗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也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

犯俗也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

難御統者總論一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

於岐路之間也於岐路之間也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

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古人曰宴安為戒豈數公

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

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

棟橈也

袁張韓周列傳第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擇見前書平

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

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奉徵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出則安曰公事自有郵

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從事瞿然而止瞿音九後舉孝廉

汝南光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假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懼不宜于人令以為賢舉

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

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

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

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

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曰爲所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曰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曰滅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曰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誦詐求欲無厭諱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曰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曰大臣典選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

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曰

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

蓋事已議從策由衆定問問衍衍得禮之容問問忠正貌寢嘿抑心更

非朝廷之禍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

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見

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瑰及九卿詣朝堂

上書諫曰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

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

引止唯安獨與任瑰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

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

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

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

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

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

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司隸請免官柔罪竝寢不報憲景

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案山陰縣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邑南陽太守沛縣高丹等皆其賓

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走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聖風從之安與任

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氏大恨

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已害之時實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

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

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

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曰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

地正已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方既定宜令南單于

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已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已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

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

已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

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

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遠東也道也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已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

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

者也宜審其終已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

已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已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

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帝之業

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

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

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

斯一者何先曰去食自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

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

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評許謂發揚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

帝讀陳勝書曰殺大司徒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欲坐非

九言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曰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

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嗚又乙成反嗚音自天子及大

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幾

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曰尹睦為太

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

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

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

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

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

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

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

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

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曰豫議定策封

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曰災異策免卒諡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曰累世

十六有子十二人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巨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

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巨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巨珠書

特詔祕器前其曰董賢死以祕書棺音義不以珠也珠與宋司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使

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巨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

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巨逢隗世宰相家推崇巨為外援故袁

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

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肯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

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巨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為將軍

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

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劾不

阿權貴失鄧氏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竝為尚書

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

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其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

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

書曰陳遵也凡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

鄧太后詔馳騎巨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

刑情斷意其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音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

揚形容已枯陛下垂澤巨臣嘗在謂為高識臣狀貌傷臣眼目

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

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

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

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

敞罪而隱其死已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盱後至光祿勳時盱後至光祿勳時  
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  
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貧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

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

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肉出見在門側而貌首瘦為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

郡界無知名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明線經扶柩冒犯寒

露體乳枯殺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

閔自耕學為業從父達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

方陰亂而家門富盛帝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已德

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郤謂郤儉郤縠郤缺

公所設下  
見左傳

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已母老不

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

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曰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

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

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教其子曰

巾櫛戶於板牀之  
上以五百擊為城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

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宗相也宗乘葦車到

官曰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城在今越一見太

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與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

從首著青絳采衣非其  
骨體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

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



師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

與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

功曹封觀等七人臣身扞刃皆死於陳謙臣得免詔祕等門閭號

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張普劉德主封觀者有

志節當舉孝廉臣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

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數曰我多陰謀

曾孫掌以術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邴吉有陰德皇后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吳

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生太子事繁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

不可況親曾孫乎廉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

相未及封而病上愛吉不起夏后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繫其華以及子孫後吉病愈

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寶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也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減罪其

仁心足已覃乎後昆邴雅曰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公謂流華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放艾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

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息聚徒巨百

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置五經師酺以

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臣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

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問隙數有匡正之辭臣嚴

見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省後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

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己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情曉上疏

辭曰臣愚已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

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

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

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兒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

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已

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今賜莊三十萬

其亟之官黜雖儒者而性剛斷下中擢凡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

殺盜徒者黜輒案之已為令長受滅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備保

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

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

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已

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首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前

郡守曰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夫後青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

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自黜

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黼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

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鱣字子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黼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

先備弟子之儀使黼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

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實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

謝黼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免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

人足言警百黼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

平騎稱卿意已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騎黎陽人

頃之徵入為河南尹實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

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黃色也漢黼部吏楊章等窮究

官儀曰執金吾有提騎

正海罪徒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

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滅罪呂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

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

蠢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蠢愚臣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

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已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

下平之平之謂平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

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至乃復比鄒夫人於文母臣賢接鄒夫人即後侯

按此等事皆謂舉父子同謀殺害而當其同謀在憲故張酺言憲及其黨稱鄒夫人者

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

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

聞王者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

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今議

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已崇厚德和

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

為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數上疏言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

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呂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已

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

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

有聖於斷金也斷金解在司徒固疾司空年老禮記曰司空張蒼也公其偏優勿

露所敕酺言然欲從命也左氏傳曰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

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

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

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為釋服後呂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

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史黼本曰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其謝闕下黼因責讓於

稱稱辭語不順黼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黼有怨言天子曰黼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黼位居三司知公門

有儀不屏氣鞠躬曰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曰示四

遠司諫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黼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黼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

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編素臨弔賜冢塋地

賜贈恩寵異於它相黼病臨危救其子曰顯節陵婦地露祭欲率

天下曰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瘞廟故言婦地而祭也故黼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

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臺蓋庶施祭其下

而已庶厚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播生磐磐生麻濟字元江靈帝初賜賜為濟明百典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

病罷及卒靈帝曰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壽講

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顏當之後也顏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

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曰孝友稱及

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

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

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按驗吏

曰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賦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

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曰才能稱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曰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

龍淵音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道反漢官儀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寶憲使人刺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寶憲使人刺

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曰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門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曰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曰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時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曰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易下繫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  
日無刑之名也書曰司寇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沫帝曰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曰為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

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趙王良孫相相之相也稜孫演順帝時為

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演字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

黨抵罪曰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語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入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冀坐抵

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

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

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魯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

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家先帝

大恩已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時為府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

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斂飛勸言倉卒而死也冀曰區區腐身覺

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郎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

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其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其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

餘復曰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曰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

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嶺乎其有文章又曰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

於閨門清麗之志聞於州甲蘊廣古今博物多聞蘊廣也三墳之篇

五典之策無所不覽謂典高平博廣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

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

相求請或曰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

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

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

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

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

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

誅景曰故吏免官禁錮朝廷曰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

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已下免者五十

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

莫不稱之視事二年曰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

年薨曰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陵

甘陵

王理相也理  
即章帝曾孫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忠子暉前

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

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

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曰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

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

帝幙校榮事君志同鸛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

諫之如鸛鳴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四十五

後漢書四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

用法平謹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

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

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

為副彭在別屯而輒言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

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

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統尉一統於督督謂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

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晉義曰大將軍今彭專軍別

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即為斧鉞於

法不合罪有衣之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

曰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

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

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詩小雅也如砥實君子不道詐論語凡君王法天刑不可自委曲生意

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

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

輕者四十一事奏之車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

四月丙子居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

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已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

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元也又自救已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

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

澤臣已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已全人

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

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暉字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

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已

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

賊臣姦黨殄滅宗廟已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為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

已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石拜河南尹轉廷尉免丞

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

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

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



頑亦曰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儻許其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

譽延京中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

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

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十七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

監平者甚眾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李高呂明法律斷獄平起自

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塋其中喪

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二世

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

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

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呂才器解孫安世魯相三葉皆

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

兩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

還觸歸忌寄宿鄉亭寅四季在子貝日不可違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寢滯不

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

談為證焉同無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雖

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往

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

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已言

議物捨狀言貪情秦彭孫章不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

此也得藏為貪情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漢各故城在今泗州曾祖父咸成哀間呂律

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

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平帝中時王莽輔政陽平帝外家不得至京而莽子宇恐

帝大後見怨殺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

真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以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竟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違宜為司馬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約并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坐見誅中皆被誅茲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已逝矣

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

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職應劭風俗通曰其子之子好遊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

復徵減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

怨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

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臣不肯視事為高寵

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

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

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依附寵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臣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

府奉臣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臣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

堯著典嘗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嘗過也災害也周公作戒勿謏庶獄尚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臣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

由此言之聖賢之政臣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臣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臣寬濟說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也尚書多靈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笮格酷烈之痛笮即榜也古字通用笮類執憲者

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

故交接人祭以報功也漢火行交於戌故臘用戌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

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律惟以正道理眾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臣成三德呂刑曰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臣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臣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臣寬濟說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也尚書多靈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笮格酷烈之痛笮即榜也古字通用笮類執憲者

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

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

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慈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心見矣獨不開子產之相鄰乎惟賢能

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黃氣至則蘭後下十月令仲冬日則陰陽

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

春十一月二陽爻生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

萬物皆出蛰蟲始振人曰為正夏曰為春

三微成著曰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

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

刑無留罪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

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

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

若曰降威怒不可謂寧若

諸慘酷之科諸謂刑也

致之請減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後謂前人無罪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車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

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早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曰為斷獄不盡

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曰其言下公

卿議龍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芬之

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黃氣至則蘭後下十月令仲冬日則陰陽

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

春十一月二陽爻生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

萬物皆出蛰蟲始振人曰為正夏曰為春

三微成著曰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

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

刑無留罪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

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

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

目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曰為殷周

斷獄不引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目前皆用三冬而

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引改律秦為虐

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

之月舊謂制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

實爭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

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

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在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

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

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憲后兄子竇水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為

尚書帝曰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曰此深恨寵林

卒被用而呂滅汗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

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

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

而計幾微之故幾微也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

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

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曰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

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洛州雒陽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

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

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曰下及郡國無不遣吏

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馮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

王蒼孫敞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之相也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

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則書曰鈎校得其姦賦鈎音工候反溢出其姦賦鈎音工候反溢出

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氏後為甫侯故甫刑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

數未聞其詳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

去禮之人刑以加之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

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耐刑也贖罪已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

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

秋係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呂宋三百二年憲令稍增

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

之餘令與禮相應呂易萬人視聽呂致刑錯之美傳之無窮未及

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

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

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呂太常

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

人重其節後呂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呂雨水

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呂才能有聲稱

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上知諸獄也忠自呂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蓋謂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

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呂省請讞之

敝又上除讞室刑讞室謂各獄或二台轉刑也首奇敗反作讞室南大如讞室說文曰讞讞也解臧

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

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臣為臨政之初

宜徵聘賢才臣宣助風化敷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

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

卿百僚各上封事忠臣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

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忠臣盡蹇諫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

璿瑜匪取國君舍斯天之道也是臣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然衆人之唯譬

唯不如周舍之諫諍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難於行也孝文嘉爰盎人豕

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解衣戲曰昌走走出高帝逐得之譏

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武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

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諫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鳴鼎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感守心

人與廣公皆不聽天威其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

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必以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

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雖苦口

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管窺天以隙視文嚙印太也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臣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

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于新縣人也少為諸

母老周流游宦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陳瓜後到英郡海鹽取卒月直管作半為學父以養其母

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列縣延侍意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學請與飲食脫衣與

之論戲不受順帝詔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其秉權任帝又愛信阿

拜太尉年七十六

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

呂諷文多故不載摺紳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呂後頓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鄧騭傳

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節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呂為

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畏潰蟻孔氣泄鍼芒

韓子曰大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氣出如雀也是呂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

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呂誦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救不善之人也

盜所呂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呂來盜賊連發攻亭

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盜其猶穿窬之盜乎疆盜不斷

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

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蔭音寺而頃者呂來莫呂為憂州郡

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呂盜賊為負雖有發

竟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傷仲或有偏袒比伍傳相試火

身以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呂益發之家不敢申告

鄰口比里其相壓連連道也或出私財呂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

乃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

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

之本源宜糺增舊科呂防來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糺

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縣郡游傲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

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呂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

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糺罰冀呂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

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漏為變天

之咎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

處燮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呂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

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

後漢四十六

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諷尚書孟布等奏曰為孝文皇帝定約

禮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前遺詔薄葬以口易月凡三十六日葬服後以為故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沐

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

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

十五日是言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

臣赴公難退而致位臣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

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旼之營矣惟魯之恥下雅藝

周室其之詩

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事孔子也魯君使之從車焉乃要

經而服以從事役事了還家故位事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歸非位君命有禮也

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

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天子人未建武

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官

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臣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

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臣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

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武帝元光元年初孝廉之貢發於孝武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

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章玄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

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聖功美業靡臣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吾

及人之老幼吾幼吾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臣甘陵之恩揆度臣子之心則海

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

著于令忠臣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

則天下歸順之也通堂言易也

言為出恥者則幽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也

論語曾子曰吾聞天子人未

自白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建武

也其開籍田也 武帝元光元年初 令郡國舉孝廉 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 海和也解其明祀也 大臣終 謂安帝詔大臣 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 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 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



來甘陵

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

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

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

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

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徃恩莫巨為負

世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疆注云世習也言屢被恩賞不以災

變為憂負也

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

謂小旱不節也尚書曰一

青冀之域淫雨

漏河

漏滯也

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充豫蝗蝻滋生

子也

荆揚稻收儉薄并

涼二州羌戎叛戾加百百姓不足府帑虛置自西阻東杆袖將空

杆袖謂歲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杆袖其空也

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傷則

狂而致常雨

洪範五行傳解

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

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臣不得親奉

孝德皇園廟

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

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

可謂孝至矣

朱軒車使者所乘車也

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

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佯於人主長吏惶怖詭

責或邪詔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

儲積也器具也

老弱相隨動有萬計略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

託叔父之屬

河間王

清河有陵廟之尊

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

及剖符大臣

皆畏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巨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

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

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毆刀之誅

謂焉以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

帝武帝嚴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焉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立言太后命之後嫣出入承巷以急問太后賜嫣死也

臣願明

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天元猶尊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

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

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

石顯字君房少時生法腐刑為

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竊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悉漏諸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頗故授交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

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謂泣曰陛下過私小臣驕任以事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

昌下無不嫉如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以上以為然而譖之

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

傳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

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蘇亦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

書而災責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臣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

君使臣君禮臣事君君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臣

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書漢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升

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

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

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

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密也又不敢希意同僚臣諫平典

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

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臣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

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受守心讓即李尋奏記丞相置方

鄭直進善為星言大臣自當之上乃召也臣等成帝時受守心讓即李尋奏記丞相置方

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

詆欺為无文慘言醜有乖章違宜真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石衡也三十斤誠國家之

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臣禮其九卿有疾使者

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

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侍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

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防欲與忠父寵共奏

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龍臣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

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又訓追加封諡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  
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  
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  
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  
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  
當世曰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  
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  
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  
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齒躬斷巨情忠用詳密損益有

經 注品式也謂蠶盜發後

施于孫子且公且卿

施延也音羊岐反

陳列傳第三十六

馬山出圖節

後漢書四十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後漢書四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

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矣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

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傭傭書自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授筆歎曰

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已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其賜侯張騫漢中人武帝

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

布衣諸生耳坐所尊則先祭酒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

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

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蘭臺志曰蘭臺

今史六人秩百石

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

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

歐陽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曰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鄯陽關一千六百里夫婁安一千六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

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

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悉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也欲立大

功曰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令鄯善收吾

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

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

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

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

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

百餘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匈奴使使居賴帶副使比鄰交商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

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

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

子為質還奏於嘗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

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

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

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

道于真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西與姑臧接車闕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

至涼車為南道張循熾盛也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

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

求取臣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騶字並作騶說文馬淺黑也音京媚反超密知

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呂送廣德

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部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

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曰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婁勒殺其王續漢書龜茲王建去長安七千四百八

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

城九十里逆遣吏問慮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

必不用命若不問年便可就之慮既刊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

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

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曰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

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

不聽欲示己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

焉耆呂中國大喪焉耆國居槃橐城去長安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

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超守槃橐城與忠

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呂陳睦新沒恐超單危

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

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呂刀自剄超還

至于寘王侯呂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起馬

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

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

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

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斬首

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匡遠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

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

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

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葉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木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

帝時然那使匈奴所開留之十餘歲乃遣人宛之即射食散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首

韓公孫山八使諸國如前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使使魏絳諸戎事見左傳亦和也沈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

割之用乎謂諸國莫不為鈐刀為鈐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

斷匈奴右臂謂匈奴漢遺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刻欲上

入宛結烏孫裂匈奴之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使自日條支國

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賊臣

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已是效之則慈領可

通效猶效也西河馬中曰慈慈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

為其國王已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已

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龜茲曰以善夷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

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

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既非其種更相

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僂仆目見

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將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薦勳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

反行欲至合爵策勳焉

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曰幹為假司

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蒞車曰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

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辰自蒲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

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曰烏

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曰公主

烏孫國居亦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心封中以江都

王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焉遂其盛焉後以為右夫人 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言曰匈奴連營人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

五萬騎擊之匈奴收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上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

從西方入李廣利為將軍擊之匈奴從西方入李廣利為將軍擊之匈奴從西方入李廣利為將軍擊之

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行邊長遺孫全孫陳成假以鼓吹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

張翥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訶訶 曲今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

樂後漢以擊邊將萬人將軍御之有俗用者有黃鵠臨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使子亦

羽鳥翼也以為旂幟摩也擗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 曰徐幹為軍司馬

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曰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

實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

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遂去其妻帝知超忠

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

同心乎今邑前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

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

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

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郵人言疾病也即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入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曰

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監反前書高祖今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啖與噉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

李邑始到于

功不可成又

身非曾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

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

同心乎今邑前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

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

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

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郵人言

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入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曰



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呂攻忠積半歲而康

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

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呂歸其

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

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反張

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

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

將軍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

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

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召萬騎於

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

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

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

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

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

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

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

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

茲起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曰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

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

皆降乃召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

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

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

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

遷京師超居龜茲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  
目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  
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  
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  
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事舉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  
耆王廣遣其左將此韃支奉牛酒迎超魏音九超詰韃支曰汝雖匈  
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臣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  
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  
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  
送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鞏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  
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山帶以上為鞏山脈七月晦到焉耆云城二  
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將以下為揭兒爾雅也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

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白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

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

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

海十七字本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

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

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

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

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

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

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水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白里郭

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

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

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昌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

遠至也縣度山名曠者玄謂以繩索縣絕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屬膏肓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

緩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

蠲宿恥巨報將士之讐政無至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

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超

自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

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太公封於營丘此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

行首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

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宋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老者食

其餘皆壯健臣超犬馬齒歲常恐年衰奄忽僊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

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全印紫銀印青銀也如

白首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

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也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人節帥子起遣子勇

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

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巨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

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山志捐軀命

冀立微功巨自陳救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巨一身轉側絕域

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

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

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

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

力巨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

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

心

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起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

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懸踰謂懸布曰何苦而反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

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既於國中五尺從後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遠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言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句乞也

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

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

仁也於是救而葬之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百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可小康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主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言壯

下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

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

懼括欲先請肉不中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也公與管仲謀伐衛趙公入姬請歸之罪中見列女傳也妾愚憊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書秦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二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

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

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

雄嗣初超被徵言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

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言誨之超

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

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言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

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

我呂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言罪

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  
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  
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  
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  
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巨勇爲軍司馬與兄雄  
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  
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  
出兵五千人與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  
會議先是公卿多曰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

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巨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  
與論者曰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  
忿毒遂巨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

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

言廟乘也乃命虎巨出征西役毛詩曰進厥虎臣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

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  
租高其價直嚴巨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  
前所巨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  
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  
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巨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  
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

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旨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旨招附其心愚旨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蔡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旨棄西域者旨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爲西域山後以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旨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旨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弱則爲患微矣

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旨扞撫西域設長史旨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儼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略購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旨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旨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贈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旨繫諸國內向之心旨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人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旨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  
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曰勇為西域

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曰鄯善歸

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曰恩信白英乃率

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

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

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

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說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

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宛沒處斬之曰報其

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

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日首子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

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曰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

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

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

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

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

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曰

後期微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懂字伯威謹首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父諷歷州宰永元元

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

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太守  
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惟除為郎中惟富勇  
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  
域副校尉惟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拔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  
上書求救詔惟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惟未至而尚已  
得解會徵尚遣百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城長史趙博為騎都尉  
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惟言為不可固乃請說龜茲王白霸欲  
入其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惟既入遣將急迎禧  
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竝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  
其圍必圍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  
萬餘緡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  
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曰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

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

迎惟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

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惟留為諸軍接惟至張掖日勒日勒縣

按郡及城在今甘肅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救略吏人惟進兵擊人破之乘

勝追至昭武昭武今甘肅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

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惟降竝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惟

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追近園陲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

功美陽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惟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

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

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巨大司

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中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

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後漢下郡謂五原云中定襄屬門又遼東太守耿夔



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鞬曰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與鞬曰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卽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殺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徒扶風界懂卽遣南單于兒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曰塗奴

接其家屬有勞卹授曰羌侯卽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竝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尚書曰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曰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勅勳于後亦一特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慈雪咫尺龍沙慈領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

恨咫尺言不以爲遠也 懂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折薪其于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正梁列傳第三十七

魏山龍圖贊

後漢書四十七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

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爲斷獄類奇所致太守及公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也 顯宗時徵詣

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言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

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時也曷爲不言時爲公子喜時之後

諱也春秋公孫喜時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故君子爲之諱 秦政酷烈違悟天心

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

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 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

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 躬

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

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已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

拷究濫家屬徙邊加已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

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

重居謂之眾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

將治毫殷人各實其宅毫今河南開封故曰道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狐竹北土

西王母曰十謂之四荒又曰東至于泰遠西至於邪國南至於濮且南方暑溼障毒互

生愁困之民足已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畱念省察已濟元

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

校書郎班固等難倫已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

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亾四海故

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曰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

詔買用之以爲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使貢

也經謂之之力也否則麟介易我衣裳曾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

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已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

焉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曰爲不舍則有

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爾並時置官也今伊吾之役樓

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

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

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官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

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

賈逵等已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貴

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

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已書戒之曰終

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所語何者堯舜

後漢四十八

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曰貌也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

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

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曰開其明

教之經典曰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亾國

之禍而之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

曰為至成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及其壯也血氣方刺成之在剛也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文章後居見長君弟廣嗣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嚴峻難容選長者之而要結

輕從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皆盛貴客奔湊四鑒念

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曰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

廖巨就國終兒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侯

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故終自陽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解其憤也帝東

巡狩鳳皇黃龍竝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

詔貫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

年徵拜郎中曰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為忠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李法字伯虜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

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曰為朝

政苛峻違永平建初故事官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

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

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

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此以上大禮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

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已自責不責人也

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于家

翟繡字子超廣漢雒人也維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瀨城城在入雒縣南音于田反四世傳詩繡好

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繡報舅讐當徙日南亾於長安為卜相

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

大夫六百石繡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繡高第者補之繡自恃能

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

泣流連懿怪而問之繡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曰才智為中官所

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傳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繡受恩接

懷猶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移病謂作文由是繡對第一拜尚書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

弟兄弟顯等並用威權繡上疏與四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

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

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曰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

之之道蓋遠者難明請曰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

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社稷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實欲出入禁中得幸太

患平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狐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賜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曰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曰

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而

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皆嘗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翁翁善言亦孔之哀毛傳曰翁翁然思其上皆皆然不思

稱職爾雅曰翁翁善言亦孔之哀毛傳曰翁翁然思其上皆皆然不思

也嘗者將徒反訛與嘗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

也嘗者將徒反訛與嘗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

制諱詩外傳曰無為於道則翼將飛人且器人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春秋保乾

圖曰臣功大者主威少權并族害已彘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論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己利補珠出於澤中誰能不舍取以爲己實也吐猶出也

利器不可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此最安危

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故

文帝愛白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白金曰白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遂止不作又東方朔

曰文帝集上書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

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

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

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

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

容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

上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維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

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

佞諂之黨捐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制情欲之歡

寵宴私之好帝王國籍陳列左右心存亾國所已失之鑒觀興王

所已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

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躡

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卽位拜光

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

匡正益都耆舊傳曰將詔問輔除陽天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輔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君上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二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

秦孝時禁抑損食後三明明角由是權貴共誣黼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

託坐滅死歸家復被章云黼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

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都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緡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篇言兄事同

五

邵翟黼黻後漢書武真上徽章教黼黻  
徽章六百竟免黼黻京師莫不壯之  
著援神鉤命解詰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詰音古

初黼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建武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

黼之此言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謂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而孝宣論六

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

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

太學太尉趙熹言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

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黼免後遂起

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黼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

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

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奸賊生於臚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時實處出屯

視事五年省費節用其汝南郡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校尉元義

還鄉里妻聞事姑甚謹姑嘗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露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

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仲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

日相背其子則時為郎母與書者不答與衣棠離以規之毋不以介意意欲早之乃至觀家李氏

堂上令人以它詞請則明至見母再拜弟立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

過乃如此耶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

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

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

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上計吏許訓為計

孫俱到京師訓自滌鄉里在路晝頓莫宿所見長吏實多亭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

還郡計並不及奉云前會穎川輪氏都亭亭長胡奴各祿以飲漿米何不在前坐中皆驚又云奉

年一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期門道市販於內則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山

弱出半而祖奉表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馬識而呼之

堪將帥四府解見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

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

荆州車騎將軍馮緄曰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

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精思放恣雖中之無火熾湯盡當悉燬以制國

心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設復大序重任在奉之發與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駟

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奉勸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

尉糾舉多違不避家戚曰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

桓帝有建立之議奉曰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

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宣辰諫曰不可狄固漢立飛

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

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要喪婦之長女不要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要棄帝

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曰疾自退追愍屈原因

曰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

幼字仲遠謝承書曰應世請道云字仲遠續漢書又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

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滎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

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二千

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幕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

掾韓卓議曰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讎敵若烏桓被發則鮮

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

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

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

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

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曰

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往者匈奴反叛度遼

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

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



召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瞰人  
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召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  
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  
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曰爲可募隴西羌胡  
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  
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  
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  
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  
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  
却郡內自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  
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惡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  
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

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竝詣官曹

求代其命因益而物故尚書陳忠曰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

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曰禁暴惡且

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曰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

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此自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

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書曰刑罰

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曰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

道路阻持也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

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將大夫子糾

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 龜氏之父非錯刻峻遂

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前書盛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諱錯

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屈氏危矣遂係獄而死史記曰趙母子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括活如其父一子而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

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收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為趙錯賢難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

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固無由計慮其言見史記樂布傳也夫刑罰威獄曰類天之震耀殺

戮也溫慈和惠曰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曰大夫是故春一草枯則

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

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

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宜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刑禮小司寇

親小室有罪其請也故刑罰加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義有大勳也貴謂若人善教有非其也勤謂慎擇國事實謂若乃小大曰情原

心定罪在德曰小人之說雖不能察必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曰生也敗法

亂政悔其可追劾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

書之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

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之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

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曰經對言之詳

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燦爛靡有子遺開辟曰來莫或茲酷

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

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

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仿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

戶曹王家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復重音定容反

又集駁議三十篇曰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

四即東皆刪叙潤色曰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繫音百衣反緊猶是也心焉憤邑聊曰藉手藉音百夜反昔鄭人曰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

亦寶燕石緹縹十重夫觀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

旃尹子曰鄭人謂王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乎鄭賈曰

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俄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

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悟幸之東歸而藏之以為火寶周客聞而

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大饗之以待特華置十重縹中上漢客見之愧而掩口盧胡而笑曰

此燕石也與天寶不殊主人父怒曰爾貴之曰璞匿之心賊之愈固守之左氏實云雖有

不代價杜預云燕石也如姜大國之左氏實云雖有

紀國體其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

覽焉味道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

章璽沒書記罕存劭慨然嘆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

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具初文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

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

漢輯序撰風俗通巨濟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

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

鄴弟子湯據並言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倫司空孫珣生珣珣志中興初

有應劭者生四子而寡兒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

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豐江夏太守豐生郡武陵太守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

將軍梁商者曰為安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

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愆舅光究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

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請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

弑君而不罪趙盾曰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

進華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葬許悼公是君之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可不注云原止欲

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

弑君太史曰爾爲仁爲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此故事誅意也

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若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請大小

竄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

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

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曰人情平論其理光衣

冠子孫徑路平易謂避險節轍無所規末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取穢織介之

累無故刊定詔書欲曰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

禍曰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

豈可爲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啄者以其愈在腹而所餓死者同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

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鄉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于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

曰婦被兵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誅服其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然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

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直宮象而

爲之制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曰罪刑明

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

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

舉厝移陰陽誠能謂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十公東海人爲郡決曹決獄平

其間門壞人老其修之十公曰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商高請才志卽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

守性明達篤厚能言思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

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

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謂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

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

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

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

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

潛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曰為鄉裔夫仁化大行人

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

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言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

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已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

非前書曰魯桓公嘗問仲相之罪而收諸編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

朕違敬聞闕矣夫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

上天怒曰小臣廷折欄檻非廷不敬御史將雲下雲擊殿檻折雲呼曰臣從廷比干遊拜五

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曰延儒生常

宜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言問延延因上封事曰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曰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曰理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

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媾

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曰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

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

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曰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獄其君建傳曰宋萬嘗與彊臣莊

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婦曰其矣魯矣武帝與幸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

臣李延年韓嫣同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

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被囚人此武

協律部尉佩二千石印被親上計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弟韓王信之

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曰事多放濫物情生怨

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使辭又善奈友使依損矣邪臣惑君亂妄危主曰非所言則悅於耳曰非所行則

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

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

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後人傳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

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曰良為貴曰卑為尊哉惟陛下遠

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其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也

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曰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

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馬公亦稱善士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

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少履清高正朝

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少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

濫滅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曰忠屬璆對曰臣身

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曰相威臨璆到州舉

奏忠滅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曰彰暴其事又奏五郡

太守及屬縣有賊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

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曰

罪微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

化行獻帝遷許曰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曰上公

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叔實楚人也好學

乞骸骨上拜即位遣使召上卿龔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術不敢逼術死軍

破璆得其盜國璆及還許上之術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千里秦以來天子

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璆書水昌號曰博國璆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

莽篡位就元后求璆后乃出以投地上蟬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璆杜夷嚴莽不知取璆公寶

就斬莽首并取璆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奏璆上赤眉遣武三年益子奉以上

光武孫堅從許賜入雜計重賞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取堅乃後得璆璆術有爵

盜意乃拘取妻水之術得璽舉以向時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璽得而獻之

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為丞相操曰相讓遂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蘇懿曰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黼資誦數取通而終之巨蹇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出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已也

也如是夫唯

有辭諸侯相之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縣水惟梁州凡安國注曰北

二應

贊曰楊紘李法華陽有聞

鄭玄主周禮

翟黼詐懿霍帝請舅延能訂帝璆亦悟后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氏書

後漢書四十八

